

文

化

中

国

边缘话题

主编◎刘士林 丁少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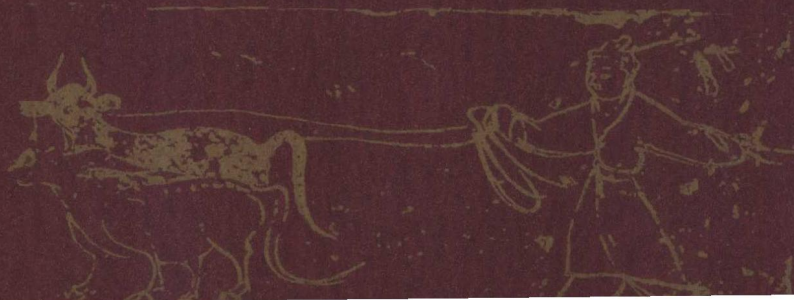


谁知盘中餐

中国农业文明的往事与随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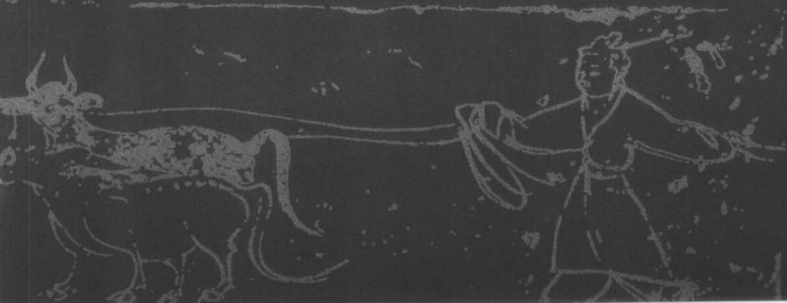
刘士林◎著

济南出版社



谁知盘中餐 刘士林◎著

中国农业文明的往事与随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谁知盘中餐 / 刘士林著. — 济南: 济南出版社, 2003.8

(文化中国: 边缘话题)

ISBN 7-80629-889-4

I. 谁... II. 刘... III. 饮食—文化—中国 IV. TS9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4325 号

总体策划 / 丁少伦

责任编辑 / 朱孔宝

装帧设计 / 朱赢椿

责任校对 / 赵钟云

出版发行 / 济南出版社

地 址 / 山东省济南市经七路 251 号

邮 编 / 250001

电 话 / 0531-6078724(总编室) 6922073(发行部)

网 址 / www.jnpub.com

印 刷 / 青岛海尔丰彩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 11

字 数 / 273 千

印 数 / 1-4000 册

定 价 / 27.5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电话: 0531-6914636

子曰：郁郁乎文哉。

中国文化之内容可谓不胜辨章勾沉，而于此所拈出边缘话题一说，其意何在，其作者又意欲何为，则是主事人首先需要向读者诸君加以交代的。所谓边缘，其义有二：一是指材料上的边缘，二是指用新眼光去看旧东西。前者重在对中国文献做新的发掘和重组，后者则旨在对中国文化精神做新的解读和阐释。其理想境界当然是两相结合，既有文献资源上的新发掘，又有对文化精神的新见解，以便为解读中国文化的真精神、探索中国民族的“旧邦之新命”提供一种具有别裁性质的文本和话语。

诗云：籋籋瓜瓞。

中国文明之历史亦可谓犹河汉之无极。昔人尝有语云：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说起！现代西哲则曰：“语言就是世界”。由是可知，如何解

文化中国·边缘话题



主编人语

说中国文化，或者对此究竟能够说出什么，关键的问题则在于作者的话语本身。在“滔滔者天下皆是”的今时。边缘话题提倡一种“理在事中”的中国话语方式，它的对象是人物和事件，是在“讲故事”中传达一种对中国文化的理性思考和现代意识。这个话语理想又分言为二：一是以学术研究为基础的“新知”，它强调提供对中国古典文化的新知识、新体验、新理解；二是以审美感受为基础的“美文”，在一种为中国读者喜闻乐见的行文方式中力求思想、学术与趣味相统一。或云：虽不能至，固所愿也。

易云：其有忧患乎？

昔人尝有“死生亦大矣，而不得与之变”之慨叹，何况吾济生于“秋风秋雨愁煞人”的全球化时代，又兼以传统和现代梳理不清的新仇旧恨，其安能对古圣贤“周

虽旧邦，其命惟新”之语毫无会意之处。然君子和而不同，学人术业有专攻，文章亦各有其道。故边缘话题之忧患意识，亦自有其不可与常人共语处。今人于园林、昆曲有语云：

中国园林，以“雅”为主，“典雅”、“雅趣”、“雅致”、“雅淡”、“雅健”等等，莫不突出以“雅”。而昆曲之高者，所谓必具书卷气，其本质一也，就是说，都要有文化，将文化具体表现在作品上。中国园林，有高低起伏，有藏有隐，有动观、静观，有节奏，宜欣赏，人游其间的那种悠闲情绪，是一首诗，一幅画，而不是匆匆而来，匆匆而去，走马观花，到此一游；而是宜坐，宜行，宜看，宜想。而昆曲呢？亦正为此，一唱三叹，曲终而味未尽，它不是那种“崩擦擦”，而是十分婉转的节奏。今日有许多青年不爱看昆曲，原因是多方面的，我看是一方面文化水平差了，领会不够；另一方面，那悠然多韵味的音节适应不了“崩擦擦”的急躁情绪，当然曲高和寡了。这不是昆曲本身不美，而正仿佛有些小朋友不爱吃橄榄一样，不知其味。我们有责任来提高他们，而不是降格迁就，要多做美学教育才是。（陈从周：《园林美与昆曲美》）

文化中国之边缘话题，也正是以展示中国文化此种意境与神韵为己任的。

鹤鸣于阴，其子和之。鹤鸣九皋，声闻于天。它既是主编人对本丛书的一个深切期待，更是希望和读者诸君共勉的一种文化理想。是为序。

二〇〇三年元月二十四日

目录

楔子	[001]
锄禾日当午	[009]
礼与食孰重	[037]
使佩刀者尽佩牛	[059]
祸从口出	[098]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133]
男耕女织	[172]
耕读为本	[215]
一张安静的餐桌	[259]
渔樵唱晚	[301]
结语	[331]
附录：古诗中的“加餐饭”意象	[337]
后记	[343]





谁知盘中餐

楔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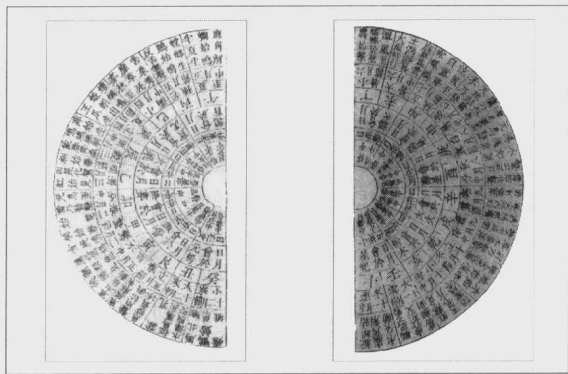
在一个小小的庭院中，几个小孩正在玩一种叫“过家家”的游戏。“父亲”被“主妇”支使出去种地、收割，主妇则忙着织布缝衣和用“锅碗瓢盆”做饭。过了一会儿，十分“劳累”的“父亲”收工回来，“一家人”坐下来开始就餐，“父亲”一边吃一边评价“食物”的优劣，“主妇”则一边喂“婴儿”，一边斥责大一点的嘴馋的“儿童”……

这是一幅多么生动和熟悉的画面呀，然而它在我心头所唤醒的东西，却不只是一些若有若无的童年记忆。在我看来，“过家家”在形式上尽管十分简单，但它本身的社会学与中国文化内涵却是十分丰富的。一方面，人类中的两性分工以及他们各不相同的职责，在这里不需要任何解释、论证和其他教育手段，就以一种自明的方式深深扎根于每一个幼小的生命中，使尚处于懵懂之中的游戏者初步了解了他们今后漫长人生中所扮演的角色。另一方面，这个“过家家”的社会组织还是从“吃饭”这个深层结构转换出来的，也可以

谁知盘中餐

说，正是以食物资源的寻觅和分配为中心，才使得本来在自然状态中互不相干的个体生命，为着一个共同的目的而走到了一起。由此可知，它与最重视吃饭问题的中国农业文明及其精神传统，也就必然有着割舍不断的复杂联系。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才把“过家家”看作是一种最具中国文化内涵的儿童游戏。

古人说：“民以食为天。”与西方哲人强调“人生而自由”完全不同，在中国普通老百姓的心目中，和自由八杆子打不着的吃喝拉撒睡，才是人最重要的天赋人权。也就是说，无论在什么样的条件和环境中，人人都应该享有吃饭这个最基本的权利。而个体在社会中的一切喜怒哀乐与奋斗牺牲的意义，也都在如何“吃饭”以及如何吃得更好这个生存最高理念。当然，在中国上层社会中，特别是在一班文人雅士那里，吃饭这个话题往往被看作是俗不可耐的，



二十四节气

而普通百姓那种质朴的生活理想，也总是要受到他们的冷嘲热讽甚至是严厉的道德批判。但这里要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在中国社会上下层的两种意见之间，究竟谁更了解生命的真谛和生活的意义？

这个问题和许多一直困扰着人类的东西一样，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人中，往往会有完全不同的答案。在这里，我无意把自己

的想法强加于人，只想描述一下自己这些年的一些思考，与赞同者求同与持不同意见者存异而已。

在我还是一个年轻的诗人的时候，就像特别厌恶仕途经济的怜红公子一样，一想到和物质生活资料相关的一切，就会觉得人生像猪狗一样变得毫无意义。但是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特别是在《中国诗性文化》的研究过程中，才真正感到年轻时的想法是多么的幼稚可笑。想当年，和许多大学生诗人一样，我们像崇拜维纳斯一样地热爱诗歌，认为她绝对应该是不食人间烟火和一尘不染的。但是随着我对汉语中“诗”的本义的考证和深入探索，最终却发现它所指称的竟然是中国民族最古老的食物分配制度。早年那些花轻似梦、细雨如愁的情绪，也就在这种理性的分析中随风而逝了。而更加令人惊异的发现尚不止于此，因为我还发现，人类的起源也完全是由于史前时代食物链在青铜—轴心时代突然中断的结果。正如我在《中国诗性文化》中指出的：古生物学研究揭示，物种的灭绝和变异，都根源于自然界固有食物链的突然中断，人类的起源亦如此。要而言之，一是第四纪冰川以及大洪水时代对原始食物资源的巨大破坏，正是在食物再分配过程中导致了人类与自然界的分离；二是青铜时代原始公有制的瓦解以及轴心期私有制的成熟，加剧了人类社会内部食物分配的激烈竞争，从而促发了人类个体精神生命的觉醒。由此我得出这样一个关于人类文明的基本看法，即人类文明的全部历史就是一部持续不断的关于食物资源生产和分配的演化史。由此可知，吃饭本身就是人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而这个无比重要的东西，在上层意识结构中失踪的原因，则无外乎两方面，即如果不是人们酒足饭饱后的无知，那就一定是别有用心地把它遮蔽起来。

而令我本人万分感慨的是，正是通过吃饭这样一件日常生活小事，过去一直在心头和耳际喧哗的种种声浪终于沉寂下去，我和中国文化也才开始了诗人所谓的“灵魂的对话”。尽管都是由于史前时代的大饥馑而产生的，但在不同的民族和文化模式中，人们用来获



谁知盘中餐

取食物和回应自然挑战的方式却是不尽相同的。而中国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差异，在这个“过家家”游戏中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过家家”中最重要的活动是“吃饭”，因而它首先表明了“吃饭”比“性爱”更重要。无论是中西方的哲人，大都赞同或表达过“食色性也”的观点，而马克思关于“物质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的论述，更是把“觅食”和“交配”这两种自然本能，提高到人类历史第一个存在前提的高度上。尽管人类是由于食物链中断而发生的，但由于不同民族在自然地理和生产方式上的原始差异，他们解决饥饿的方式和程度却差别很大。简单说来，在物质条件比较好的地区，由于人们的“食本能”比较容易满足，因而在他们身上表现的是“性爱”重于“吃饭”。而只有在与此相反的背景中，才能找到“吃饭”比“性爱”更重要的正确解释。我曾以中国和印度两个古老文明为例，对此作过如下的具体说明：

热带农业最初建立在芋、薯等根块植物及香蕉、面包果之类的富含淀粉果实上，而温带农业最初只是种植稻子和谷物。前者不仅从自然中可资借鉴处颇丰，而且其食本能很容易得到满足，所以食本能在热带农业区始终未能成为生存的中心问题。在解决了生存问题后，印度文明的性本能则得到长足发展。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一般宗教都以压抑性冲动为前提，而在印度教典籍和佛教密宗仪式中，性行为发挥着最重要的功能，性快感的高潮体验同时也是宗教体验的高峰。而中国文明则与此相反，由于自然环境相对而言比较贫瘠，温带农业的发展更多地依靠人力资源本身。例如水利问题，中国文明表面上看来也是临河而居，但实际上早期农业灌溉与大河是不相干的。对中国原始聚落形态的考古学研究表明，由于频繁的水患，早期聚落多散布在傍邻小河的台地、丘陵上，并不在大河的附近。所以中国民族对自然的依赖程度要远远小于印度农业文明。而且食本能的满足，一直是自青铜时代到轴心期中国社会的核心



谁知盘中餐

问题。从倍受赞扬的筚路蓝缕、胼手胝足的大禹创业精神，到墨家强调共同劳动、节俭消费的大同理想，乃至孔孟强调以养人之欲为核心的仁心与仁政，都是为了能够使食本能获得充分满足。从相反的角度说，这正表明中国文明中首先突出的乃是与性本能不同的食本能。（《中国诗性文化》）

由此可知，这个“过家家”游戏的设置和编程，完全是出于中国农业社会生命启蒙的内在需要。在这里，食物成为中国农业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最重要的基础，而农夫们最高的人生理想和精神追求，也就是如何才能吃饱喝足或者说能生活得更好一些。而中国社会结构中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模式，也无一不是围绕着这个食物本体论而衍生出来的。

如果说，在西方人类学家那里已经注意到人性起源于饮食，那么也可以说，只有在中国古代文明及其精神世界中，才把这种人性起源的秘密阐释得历历在目。《礼记》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再加上孔子讲君子的基本品质是“立于礼”，它们所表达的一个共同的观点就是：道德的文明的人是从吃饭这个日常生活细节开始建构的。“天生烝民，有物有则。”中国儒家学说的要义在此也可以阐释为：不是有吃有喝或每天海吃山喝，就可以称得上一个“人”字；而是只有按照某种仪式和秩序来就餐，吃他应该吃的那一份，甚至做到了“先人后己”，才是人性在日常世界中的一个基本规定。而在“过家家”游戏中主妇对“嘴馋的孩子”的斥责，在某种意义上与荀子讲的下面这段话，也是一脉相通的。荀子在谈到礼的起源时曾指出：

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论》）
在《诗经》中有一首叫《芣苢》的诗，可以为“礼如何始诸饮食”

谁知盘中餐

作一生动注解。尽管下酒的食物只有一只小兔子，但在训练有素的君子们这里，却真正体现出了“共产主义精神放光芒”。诗中反复强调的“酌言尝之”、“酌言献之”、“酌言酢之”、“酌言酬之”，充分表现了一种古老饮食仪式的优美旋律与友好氛围。而它的深层含义就是一种彬彬有礼的就餐方式。由于一切的社会动荡和灾难，都是由于食物资源的分配不公引起的，分配不公甚至比没有食物分配在现实效果上还要坏，因而中国民族这种井然有序的分配理念，也就具有了一种十分重要的思想史意义。如果仅仅是以不择手段地吃饱饭，那根本就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大问题。关键在于，像中国文明这样希望人人都有饭吃的分配理念，在它所处的私有制历史中完全不可能获得它所需要的“物质条件”，这才是中国文化中最具悲剧性的东西。

在近代以来激烈的反传统思潮中，有一个说法曾涉及到筷子与中国民族的劣根性，其立论根据就是筷子不如西方的刀叉富于活力和进攻性。这个说法在逻辑上当然是不错的，但假若就此进一步追问：向谁进攻或向谁掠夺食物？我想这个说法的人性根据也就荡然无存了。最近，我自己也看到了一个令人惊心的数字，说地球上每五个人之中有一个中国人，而每十二个人中有一个河南人。这么多的人，都需要吃饭、生存和发展，难道他们只能通过血淋淋的相互掠夺和弱肉强食的方式来生活，而真的不能通过一种公平的分配体制建立一种更和谐的人际关系吗？不管怎样说，我想只要是有一些饥饿和苦难阅历的人们，也许都会觉得还是中国先哲的声音更加温暖和慈悲。也可以说，中国文化不仅注意到人性与食物的密切关系，它的要义更在于提出了“分配食物比生产食物更加重要”这样一个基本原理。

当然，即使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吃饭问题也绝非像“过家家”一样好玩。相反，它本身一直就是中国文明最头痛和最窝心的问题。在度过了“过家家”的年龄后，对每个要养家糊口的成年人来说，能否让年老的父母和年幼的儿女吃上一顿饱饭，也往往就是他们内



谁知盘中餐

心深处最隐秘的痛苦和期盼。另一方面，就像莎士比亚笔下的金子，这种最简单的生理需要本身也成为一切人性异化的渊藪。在一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英雄气短，斯文扫地，忠臣的背叛，烈女的失节，纯真儿童的心灵扭曲，阳刚青年的热情丧失……最根本的原因都在这里。在民间话语中，人们常用“只恨爹妈少生了两条腿”表达他们对脱离危险处境的急切，而在面临饥饿折磨的时候，他们往往感慨的是“只恨老天爷多给了一个胃”。一位一生辛苦养活着半百人口的

国文人就曾这样说：

吾观人之一身，眼耳鼻舌，手足躯骸，件件都不可少。其尽可不设而必欲赋之，遂为万古生人之累者，独是口腹二物。口腹具，而生计繁矣；生计繁，而诈伪奸险之事出矣；诈伪奸险之事出，而五刑不得不设，君不能施其爱育，亲不能遂其私恩，造物好生，而亦不能逆行其志者，皆当日赋形不善，多此二物之累也。草木无口腹，未尝不生；山石土壤无饮食，未闻不长养。何事独异其形，而赋以口腹？



清·虚谷·小桥流水图

既生口腹，亦当使如鱼虾之饮水，蜩蟪之吸露，尽可滋生气力，而为潜跃飞鸣。若是则可与世无求，而生人之患熄矣。乃既生以口腹，又复多其嗜欲，使如溪壑之不可厌。多其嗜欲，又复洞其底里，使如江海之不可填。以至人之一生，竭五官百骸之力，供一物之所耗而不足哉！吾反复推详，不能不于造物是咎。亦知造物于此，未尝不自悔其非，但以制定难移，只得终遂其过。（李渔《闲情偶寄》卷五）

能够不吃飯是多么好呀！庄子一生也是很贫穷的，他甚至向人



谁知盘中餐

借贷而被拒绝，也可能正是由于经常的“食不果腹”，他才把人生最高的境界看作是“吸风饮露”。在中国古代关于神仙的种种传说中，有几个细节也很值得注意：一是神仙居住的天上到处都是好吃的；二是神仙赐给的食物（如枣）最耐饥；三是神仙通过辟谷之术的习练就可以不食人间烟火。这些当然都是“气话”，或者是由悲极而生的快乐幻觉，因而也没有必要与之较真儿。但由于实际上的硬道理是“人不吃饭不行”，所以中国先哲以种种语气讨论的饮食问题，在中国历史上也就不可能走向终结。

即使在当代，也依然如此。一方面是工业文明对地球资源的恶性损耗；而另一方面，在消费社会的意识形态中，人自身却变得比任何时代都更加贪婪和欲壑难填。而在一切危险中最危险的是，中国传统思想中“井然有序的分配理念”，在“将消费进行到底”的后现代思潮中，已经被人们遗忘得差不多了。像中国这样生产力落后而又人口众多的国家，如果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都奉行后现代的消费理念，那么，需要什么样的物质基础和什么数字的生活资料，才能解除人们在现实中的饥饿以及在消费意识形态教化中沧海横流的欲望呢？而这一点正是我个人十分担心和恐惧的，同时也是促成我写这本书的根本原因。

衣食住行，当然是中国文明日常生活最重要的方面，然而正如古人说“三世长者知被服，五世长者知饮食”，可知“吃饭”是一个比“穿衣”更不容易了解的东西。让我们一起从古代中国的这个日常生活的细节开始追忆和叙述吧。



谁知盘中餐

锄禾日当午

壹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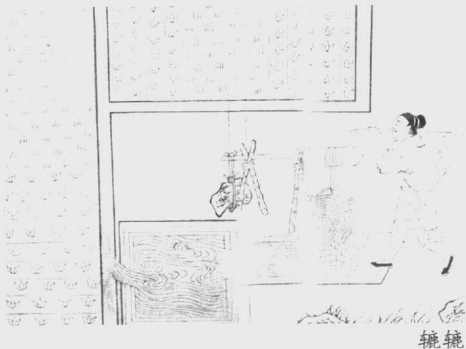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转眼之间，在母亲的亲切教导下，女儿已学会诵读这首中国农业文明中的经典之作了。本来，在小家庭的日常生活中，女儿说话很早也很清晰，她的声音就像一条清澈的小溪流，每每可以把父亲身心上沾染的灰尘冲洗干净，因而在一旁静静地偷听女儿的童言童语，也就成为父亲解除工作疲劳的最好方式。但是今天情况有点不同，当母亲再一次用这首诗教女儿爱惜粮食，当女儿清亮的诵读之声流经正在工作的父亲心头时，在他心中却忽地翻卷起一种异乎寻常的情绪和感受。他不由地离开电脑桌，走到窗前，因为这声音勾起了他对童年和往事的许多记忆。

贰

从爷爷跑出来做铁路建筑工人开始,这个在冀中平原上世代务农的家族就分出一个新支,爷爷、奶奶带着他们的四个儿女,一家人为了生活四处奔波、流血流汗,尽管他们劳动的强度和紧张,在许多时候绝不亚于依然在老家耕种的亲戚们,但也从未为放弃了“锄禾日当午”的旧业后悔过。当然,这也绝不意味着他们已经完全忘记了在农村的生活。在思念故乡和亲人的时候,奶奶总喜欢反复地唠叨她年轻时如何绩麻织布,而爷爷则总是希望找一块地种种。所以,只要在住所附近能有一块荒地,他们就会不惜体力地把它开垦出来,种上玉米、豆类和蔬菜等。丰收的时候,尽管爷爷不会像许地山的父亲,用一番朴素的道理来启发子女的思想,但那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喜悦,也可以说是一种不言之教,因而儿女们很早就懂得了劳动者的幸福。当然,由于经历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因而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苦恼、悲哀、疑惑甚至于焦虑地伤心,对他们来说更是一种家常便饭。很多年后,他们的在大学教书的二儿子,才对一家人在奋斗中的艰难历程有所领悟。因为从农村出来,本身就意味着,他们的生产对象,已从祖辈熟悉的秩序井然的大自然,变成非常难以把握其规律的人类社会。凭他们祖辈积累的贫寒的物质与精神基础,当然是不足以对付机关重重的城市文明的。

时常使每一个家族成员感到危机的是,生活方式的变化还剧烈



轱辘



谁知盘中餐

地改变着他们的性格和意识。和时常无法适应新环境与新情况相比，他们最痛苦的感受还应当是越来越不能了解和把握自身。这其中最令他们困惑和痛苦的，则莫过于他们从深恶痛绝到逐渐地向往和习惯——按照本性说来他们绝对不应该追求的——在吃喝上的奢侈和铺张。这种扎根于血统深处的矛盾，直接产生了这样一个悖论，即生活条件和质量的改善，和他们在道德意识上的堕落感总是同步增长的。而后者也总是无情地蚕食和剥夺着他们在奋斗中所获得的成功和快乐。这个家族中有一种最基本的日常经验，就是感到在勤俭持家上“一代不如一代”了，爷爷常会感慨父亲这一代花钱太不仔细，而父亲看着在电视广告中成长起来的下一代，则更不知道该如何教会他们什么是生活和奋斗。一个难免有点心酸的有趣现象是：上一代人都不是顽固派，他们从不死命地劝止晚生代的所作所为，即使在他们看来这样做不够成器，甚至隐含着败家的萌芽。这大概是因为他们十分清楚，自己所积累的经验和恪守的原则，绝不是什么可以用来指点儿孙的真理。而另一方面，完全放弃这些用生命和痛苦换来的东西，又是和他们的内心世界相违背的，因而，他们在对自己和儿女的关系上，表现出相当的宽容精神和高度的自律。他们只把勤俭的生活原则局限于自己，只要求自己像一个农民那样尽量减低自己的消费。爷爷这样对待父亲，父亲也是如此这般地对待女儿。尽管在他们这样做时，心中总是难免有一种无可奈何的叹息，但这种感慨往往也只有他们本人才能听见和听得懂。

叁

这父亲是个读书人，属于孟子讲的“以禄代耕”者，凭借教书